

对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的质疑

邹承鲁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院士 北京 100101)

去年岁末, 我又收到了要我参加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的信函, 与往年一样我没有参加评选。没有参加评选的原因, 并非不支持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的活动。而是对这样的“以院士名义评选”实感为难, 坦陈如下。

面对所列的许许多多条包罗万象的、绝大部分远远超出我专业知识之外的新闻, 我实感知识面有限, 确实没有水平去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无法判断这些“新闻”的可靠性如何, 因此无法从中“评”出“十大”来。我想即使根据自己的“感觉”划出十条来又有多少分量呢! 和一般读者的“感觉”又有多少差别呢! 我记得曾经有一年评出的我国“十大科学新闻”中, 有一条是在我的专业范围内的, 是国外在十余年前即已完成的, 早

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实在不应列入我国“十大科学新闻”之中, 勉强列入只能在国际上贻笑大方。关于这一条的具体情况我想多数参加评选的其他专业的院士们大概是不熟悉也不了解的。我相信其它条目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因此我想所谓“院士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 无非是借用院士之名, 为此活动增加宣传价值而已。至于在科学上增加多少价值, 不得而知。我并不反对每年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 但我想每一位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 对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并不一定熟悉, 因此我想评选就不必用院士的名义了吧。今后是否用“本刊(报)编辑部”的名义评选并公布年度“十大科学新闻”为好呢? 此中并不排除征求部分院士意见, 但不宜强调院士评选。

相比, 两比值分别由 83: 0.7: 12: 0: 0.3 和 87: 8: 3, 变成 53.9: 4.4: 31: 0.1: 10.6 和 73: 13: 12。改革开放以来, 除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外, 结构调整动作最大的当属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以蔬菜和果树尤为突出。1997 年与 80 年代初相比, 两者的播种面积分别由 388 万和 178 万公顷, 激增为 1 130 万和 863 万公顷。对繁荣“菜篮子”市场、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近几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降至接近国家设置的最低确保线——1 亿公顷, 因此除非粮食作物单产有突破性的提高, 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余地已不能同前一二十年相比了。

观察当前农村劳力结构——1997 年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生产)、第二产业(农村工业、建筑及外出务工)和第三产业(贮运、信息、流通及餐饮等服务)占用劳力的数量, 分别占农村劳力总数 70.6%、19.3% 和 5.3%——可看出, 目前的结构严重不合理, 第三产业, 即为生产和生活服务行业的劳力规模远达不到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这部分中有相当数量的劳力的剥离、安置必须通过适宜的组织形式来组织推动, 如前述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组织、批零市场等。同时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也必须有相应的提高。再就是可以看出, 调整还大有潜力, 因此理应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农产品生产的区域布局也是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之一。我国在 80 年代虽已进行过农业区划, 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尤其是受到规模过小的家庭经营的限制, “适地种(养)

植(殖)”原则难以真正施行, 生产专业化和区域化的优势长期得不到发挥和利用。鉴于目前国情, 区域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肯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而且不能急躁从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相反, 区域布局的调整也可能成为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理由是, 虽然目前全国、全行业的适地种(养)植(殖)原则还无法施行, 但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地区(市)甚至一个县, 仍有可能在相当范围实施相对集中的区域生产。区域性优势生产对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对抵御市场风险, 对迅速形成新的农业产业和提高农业效益等都有重大作用。

就农、林、牧、渔各业结构而言, 从理论上说, 也还存在着不小的调整余地。例如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之比, 目前只有 30% 左右, 而发达国家大多为 70% 以上。但正如有关政府部门预测的那样, 今后若干年内, 如果没有大的动作, 包括出台大的政策, “农业结构调整仍将比较缓慢”。此外, 对农业结构调整效果的预期也应实事求是, 不宜期望值过高。如某大城市 1999 年开展了“农业结构调整年”活动, 声势不可谓不大, 但最终的成效只是“农业增加值增幅达 2.5%”(见 2000 年 1 月 5 日《科技日报》)。

总之, 当前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也还有相当的潜力。但归根结底它只是农业综合素质的主要环节之一。调整的实施不可能也不应代替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素质这一紧迫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蔡德诚)